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

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從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

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從為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逵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

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
競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
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
確劾本附文彦博黜之代為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
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為近臣
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
去新法可揺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
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

及甫充壻也確言事闗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詰臺參治確煅鍊為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囚稱寃輙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内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

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駡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

怨而壊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説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

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黄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為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亟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

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己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陵下韓縝白發其端事寢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

為往來造言譏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遂貶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别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

丞王存坐廉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謚曰忠懐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

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為從官弟碩贈待制諸女趙進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吴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為其祠帝覽

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封侯立
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
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
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為自盜確密遣達意
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
又沮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
軍又從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静江
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

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

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沈陝洛間者七年復為校書吳充用為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

下客亟結納之怨亦深自附託乃為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怨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趍出怨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鈎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

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怨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紿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

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名為刑部侍郎再遷吏部
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
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詆高遵裕之子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
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為廋詞歷詆梁燾劉
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
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
無所得乃已恕内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

訓至仁宗諭輔臣以為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嘉納之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摭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為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

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求其里人許彥圭
車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
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類兒戲不
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
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
昌眞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
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為表襮蚤
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

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誘母后
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
恕為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實倞居實有異材八歲為
明妃引黄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
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
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倞及恕在時為司
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斡里雅
布軍為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

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倧曰金國有伊都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鋭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倧以聞大臣信之既為賜伊都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尼堪尼堪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倧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果京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璹習吏事為漳浦令縣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璹教民焚燎而耕

害爲袁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璹與兵會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往得首虜爲多爲開封府司録鞫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吏多爲之地璹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禄卿惠卿起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侍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揺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

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産簿使民自供首實尺椽寸
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
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
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
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謟面辱
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
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
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

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陜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乜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䥗丁母憂詔於本

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取奉歷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為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勅疆吏勿侵擾外界

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很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頼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及勢力相軋化為敵讐發其

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
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
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
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
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為大惡乃貶為光禄卿分司南京
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
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馬紹聖中復資政殿
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

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臨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為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

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

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禄大夫年八十九卒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勑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絶壁萬仞横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

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為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剝刻謀内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為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治鼎州以蠻方據渾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為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

既而熤得蠻地安石恨熤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爲惇明日命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冒佔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

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

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
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
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
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黄履來之邵張
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
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
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
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慊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

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媪事
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
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
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
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
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以
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
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

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

左道廢居瑶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為棄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畊之説肆開邊隙絶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陜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

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邏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譪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

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户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

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
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言惇無以對
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
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
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
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辨誣
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

宣州司户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責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叙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名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吕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

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

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掊克之虐大槩以為天下之財匱乏之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為摧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卬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駔惟恐裒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

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為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

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斂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為無

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葢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鏁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云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

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吕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别駕又責廉州司户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

論學制名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揺之計於是疎隔兩宫斥隨龍内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

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為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為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是日天氣清晏惇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又鞫鄒浩事擻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踵蹇序辰初議閱訴

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謡
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
帝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
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
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
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
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
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追貶惇單州

團練副使其祀遂絕人以為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考證

蔡確傳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臣浩按張燾當作梁燾梁燾本傳云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是也若張燾乃眞宗時人與此無涉又按談圃載此事亦云梁燾而吳安議則云吳安詩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考證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姦臣二

蔡京 弟卞 子攸 儵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

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
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
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
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
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
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
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
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户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熈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内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

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吴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

致虛素與左街道録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宫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彦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㫖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

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

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綡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殺溆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珹言有生猺有省地猺

令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珹不體國京罷珹命舒亶代之以勦絶羣猺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于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

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傔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熈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逺

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

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為

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内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

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為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

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黄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

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
不聊生而京倜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宫室求
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命
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宫景龍江
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鯈攸子行皆至大學
士視執政絛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筭命坐
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

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為地
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
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
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
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户部侍郎媒櫱
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
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
邦彦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

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梠黄州未幾

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

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

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

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

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

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衛

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
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
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
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退
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
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兾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
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
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

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
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儻先死攸
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
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薄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
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
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

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刋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

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
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録
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黄庭堅皆獲深譴遷
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
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
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
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啟齒一時
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

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
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
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
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
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
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禮
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
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

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宫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

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鄜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泰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為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凡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陜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

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為

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秘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儁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慉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賜毬文方團命帶改

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
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
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
父子各立門户遂為讐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
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
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
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
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

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

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曰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
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
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
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
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内禪親書傳位東宮字
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
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
為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

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
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祕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
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
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
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畜縮
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
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

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討垂就攸忌其功成㑹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㫖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宼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廕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修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

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宫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説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彚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陳在杭州時日聞宼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宼但復集英殿修撰旋還其制提點洞霄宫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汚

而内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
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竒之載與
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
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
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
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
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

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固達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禄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

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

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迪里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公弼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

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企弓等將歸東尼堪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尼堪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

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趍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讐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

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
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
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為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
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
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
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即討覺者
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
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

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强驅逐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冤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叅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棟摩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棟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

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
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宣撫司
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舉兵來
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勑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
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勑金人圍平州覺之
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
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始來索覺
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

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為四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為將淳建號於燕

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為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

失馬幾為所擒遂以敗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王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

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峯山生擒阿嚕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劒檢塗金印幹尋為部下所殺策勲加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横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慮其交惡命度

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良械精甲多遺部曲貿易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

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為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羖皆不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

萌凶横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刎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里雅布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為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斡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内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

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趙趄京城詰索宮省與遼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蔡京傳附弟卞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至盡改所修實録○臣其睿按長編蔡卞重修神宗實録用朱黄删改納之禁中世不可得見梁師成用事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索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録也師成如其言有人携以渡江遂傳于世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至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錄貢生臣馬世昌

謄錄監生臣戴祖覃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

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户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二年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

彦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宫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明年金人攻陜西京東山東盗起潛善伯彦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内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彦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彦得罪謫監濮州酒税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陥没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

克勤說法俄泗洲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黄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

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言責置英州諫官衮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陥其禍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虞部郎

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旣濟

縣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為集英殿修撰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欵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内

侍皆劾奏之罷伯彦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宫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彦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彦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内外孚信始伯彦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

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為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

為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璘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幵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吴幵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

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為臺長聞伸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為臣子

令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為朱溫簒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為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

不足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為偽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尼堪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尼堪會金主烏奇邁以檜

賜其弟達蘭為任用達蘭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

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達蘭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

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

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即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檜皆不聽既而有議廢局以揺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為

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頤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棐為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

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黄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為莽卓八月檜罷乃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

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牓朝
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李永壽王翊
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達蘭主議卒成
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
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
讀充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
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蘚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進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

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
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
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
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
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
以書報尼堪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
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
後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烏陵阿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

已莫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

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懬擇藝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宫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

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為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

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

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勲員外郎朱松舘職胡珵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

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絶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

尹焞獨上疏且遺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羮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横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檜猶恐物論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

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

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

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牓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内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復移書孫近

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
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
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
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
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
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紃臨安府司戶參軍毛
叔慶皆言金人叵測廸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
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絀貶循州七月烏珠殺其領三省事宗盤及左副元帥達蘭拘王倫於中山府蓋烏珠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烏珠入東京葛王褒取南京李成取西京薩里罕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没帝始大怪下詔罪狀烏珠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謂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揺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達蘭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師同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

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時張浚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鄧城幾獲烏珠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淮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十一年烏珠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臯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浚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

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浚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崴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烏珠有求和意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為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

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檜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卨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

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為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㬇孽子檜妻㬇妹無子㬇妻貴而妬檜在金國出熺為檜後檜還其家以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己者

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浚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

復廵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錫納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錫納者尼堪之左右也初尼堪行軍至淮上檜嘗為之草檄為錫納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杲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為外祠十四年貶黄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

右武大夫白鍔有爕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鍔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檜者為守臣所告也先是議見國公出閤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為上言趙鼎欲立

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為資善翊善故大方詆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鎡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禖詔築壇于圜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檜乙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

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来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歷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力加禁絶人無敢以為非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曽祖光論著

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此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為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

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
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摭于藤州
十二月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
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
十八年熺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
以為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
職與祠六月廸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
也閏八月福州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饑十一月胡銓

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為賛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茍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

獄成光竄已久詔永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熺加少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廸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

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爲
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奇之
荀葉三省楊煒索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煒又以嘗登
李光蕭振之門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
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崈禮所受御筆
繳進檜初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黃
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内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
十四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

兑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兑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數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煒焴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為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為編排師遜為詳定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熺語於是擢孝祥為第一降塤

第三未幾增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趯為李光求内徙趯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譏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

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

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
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長卿編
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
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燓羅博文
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
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
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
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為汪召錫所告徐史徐嚞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别厚贐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

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臺諫徐嚞張扶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

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静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

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有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

如崖穽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熺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